

WER BIN ICH

Richard David Precht

[德] 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 / 著

该不该把桥上的男人推下去

34个让人想破头的哲学问题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该不该把桥上的男人推下去

WER BIN ICH

Richard David Precht

[德] 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 /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该不该把桥上的男人推下去/(德)普雷希特著;周海燕,李莉,咸佩心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006-8812-9

I.该... II.①普... ②周... ③李... ④咸... III.生命哲学—通俗读物

IV.B08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6136 号

Wer bin ich—und wenn ja,wie viele?by Richard David Precht

©2008 by Wilhelm Goldmann VERLAG,

a division of Verlagsgruppe Random House GmbH, München,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9 by China Youth Press

该不该把桥上的男人推下去

作 者:[德]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

译 者:周海燕 李 莉 咸佩心

策划编辑:李玲香

责任编辑:葛建亭

美术编辑:夏蕊牛晶

出 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发 行:北京中青文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010-65516873/65511270

网 址:www.cyb.com.cn www.antguy.com

制 作:中青文制作中心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7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10千字

印 张:9.25

京权图字:01-2008-4908

书 号:ISBN 978-7-5006-8812-9

定 价:25.00元

我社将与版权执法机关配合大力打击盗印、盗版活动,敬请广大读者协助举报,经查实将给予举报者重奖。

举报电话:

北京市版权局版权执法处

010-64081804

中国青年出版社

010-65516873

010-65511270

中青版图书,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 录

引 言 / 007

我知道什么？

宇宙中的智慧动物

什么是真理？ / 017

星空下的露西

我们来自哪儿？ / 024

精神的宇宙

我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 032

30 年战争中的一个冬夜

我如何知道我是谁？ / 040

马赫体验

“我”是谁？ / 048

史波克先生恋爱了

什么是感觉？ / 057

无法自我控制

潜意识是怎么回事？ / 066

当时还有什么来着
什么是记忆？ / 075

玻璃杯里的苍蝇
什么是语言？ / 084

我应该做什么？

让·雅各·卢梭的错误
孤独的人快乐吗？ / 097

屠龙者的剑
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 / 103

我的律法
为什么我应该行善？ / 108

里贝特的试验
我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 114

盖吉的意外事故
大脑中有主管道德的区域吗？ / 124

我感觉到的,你也感觉得到
为什么我们能感同身受？ / 129

该不该把桥上的男人推下去
道德是天生的吗？ / 135

为了造福他人,能不能把贝尔塔姑姑干掉
允许人类杀人吗？ / 142

尊严的产生

堕胎道德吗？ / 148

临终前

我们应该允许死亡救援吗？ / 158

在香肠和奶酪的对面

我们有权吃掉动物吗？ / 167

文化森林中的猴子

类人猿有和我们一样的生命权吗？ / 176

鲸的痛苦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大自然？ / 184

对克隆的看法

人类可以克隆自己吗？ / 191

试管婴儿

生殖医学的发展前景如何？ / 198

通往精神世界的桥梁

人脑研究可以做什么？ / 209

我可以希望什么？

最大的设想

上帝存在吗？ / 219

助祭的表

大自然有意识吗？ / 228

一种普遍的不可能性
什么是爱？ / 237

Do be do be do
什么是自由？ / 247

鲁宾逊的废油
我们需要财产吗？ / 257

罗尔斯游戏
什么是公正？ / 264

幸福之岛
幸福生活跟财富有多大关系？ / 273

遥远的花园
幸福可以学到吗？ / 282

母体-机器
生命有意义吗？ / 289

引言

希腊纳克索斯岛是位于爱琴海的科克拉登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岛中央的宙斯山脉海拔上千米，农田里生长着葡萄和蔬菜，羊群在山坡上悠闲地吃着草，整座小岛散发着浓郁芬芳的田园味道。20 世纪 80 年代，纳克索斯岛的阿吉亚阿纳附近有一片传奇沙滩。在强烈的日光照射下，绵延几公里的沙丘似乎在打着盹。过去，仅有少数旅行者知道这里，他们在沙丘上修建小竹屋度假。1985 年夏天，两个 20 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来到这里，他们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下躺着晒太阳。其中一个名叫于尔根，来自杜塞尔多夫。另一个就是我。几天前，我们在沙滩上相识。我们躺在沙滩上，讨论着一本我从父亲的图书馆里借来的书：一本已经破旧不堪的小册子。在耀眼的阳光底下，这本书的页面看上去已经发黄褪色，封面上印着一座古希腊神庙和两位穿着一身白袍的希腊智者：这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在对话。

我们热烈地交流着尚为浅显的见解。对于我来说，当时的气氛就像太阳灼烤着皮肤。晚上，在享受奶酪、葡萄酒和爱琴海民歌的同时，我们时不时避开其他人，躲到一旁继续讨论我们的看法。其中谈论最多的莫过于一段经过柏拉图整理的、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罪被判死刑时的申辩词。

谈到死亡的话题常常让我非常不安，不过有段时间这篇申辩词让我

不再害怕死亡。但是于尔根却对这段申辩词不那么信服。

我已经不记得于尔根的长相了,因为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如果现在我们在大街上相遇,我也肯定认不出他来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过阿吉亚阿纳沙滩。根据可靠消息,如今的阿吉亚阿纳沙滩已经成了游客的天堂,那里有宾馆、栅栏、太阳伞和收费的躺椅。然而,它却与苏格拉底的整段辩护词一起,留在了我的脑海中,有时候我会想起它,看看它是否依然能让我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阿吉亚阿纳度过的日子里,我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并且这种热情一直都未曾消退。从纳克索斯岛回来后,我服了民役,尽管我并不乐意。当时正是一个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时代:北约双重决议以及民众间的和平运动使人们的情绪十分高涨。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搁在现在几乎无法想象的事情,如美国在欧洲谋划局部核战争等等。自从我参观了新教堂后,我就喜欢上了天主教。作为教区社会福利执事,我自然不会有有什么独特的想法。除了信仰,剩下的人生就是寻找真正的生活,并为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寻找令人信服的答案。我决定学习哲学。

然而,我在科隆的大学生活却令自己非常失望。此前,在我的印象里,哲学家是神奇的人物,他们可以如己所愿、兴奋而坚定地生活。其中最吸引我的哲学家包括狄奥多·W·阿多尔诺、恩斯特·布洛赫或者让-保罗·萨特。但是,当我看到我的老师们时,对于思想和生活相互统一的想法立刻就消失了:他们大多是身穿蓝色或褐色公交车司机制服的无聊老先生。我想到了诗人罗伯特·穆齐尔。令这位诗人感到震惊的是:帝国时代的工程师拥有现代化先进知识,他们占领了海陆空,但是却留着过时的捻胡须,穿着过时的坎肩,揣着过时的怀表。不仅如此,在我看来科隆的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把内心的精神自由带进现实生活。不过,他们之中还是有一个人教会了我如何思考。他教我应该多问“为什么”,并且不

要满足于仓促中得到的答案。他告诉我,我的思考过程和论证必须天衣无缝,其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应与另一个紧密相关。

我度过了美妙惬意的大学时光。在我的记忆里,紧张有序的课程、疯狂的课堂思辩、哲学课考试与烹调、就餐时的深入讨论、难喝的红酒、在食堂里喝个没完的咖啡混合在一起,而永恒的话题包括认识与错误、真正的生活、足球、为什么某男和某女不合适等等,这些都是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的优点在于,它是一门没有边际的学科。准确地说,它根本就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我继续留在大学里。但是,我坚持认为,教授们的生活是索然无味的。此外,大学里的哲学教育完全徒然,这一点让我非常郁闷。老师和教授们的文章和书籍仅供同事阅读,而同事们阅读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明确界限。而我读博士时参加的学术交流会和专业大会更使我对参与者们的理解意愿的幻想彻底破灭。

此后,只有问题和书籍继续伴随着我。一年前,我突然想到,目前只有很少几本哲学概论是令人满意的。当然,我指的不是那些有关思维诀窍并有点诙谐的书籍,也不是那些描述某些哲学家生平和功绩或者介绍他们作品的有益书籍。我发觉这些书都缺乏讨论有决定性意义的大问题的兴趣。一些所谓的系统概论只是列举了思想流派和主义,内容通常过分局限于历史,而且单调乏味。

哲学书籍如此枯燥,原因很简单:大学教育并不鼓励发展个人的独特风格。学校教育往往更注重精确的复述,而不是学生们在学术方面的创新。而哲学的非自然界限更使它无法被人当作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的教授们用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解释人的意识时,800米以外医学系的同事们正在用脑部受损的病人做着富有启发性的试验。在一所大学里,800米的距离算是很远了。因此哲学系和医学系的教授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星球上,甚至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

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等不同学科对于人的意识的认识是否能够互相融合？它们之间是互相干扰，还是相互补充？存在“我”吗？什么是感觉？什么是记忆？传统的哲学教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些引人入胜的话题。至今为止，教学内容甚至没有一丁点的变化。

哲学并不是一门历史学科。当然，我们有义务保护精神文化遗产，并且时不时地去参观精神生活领域的“遗迹”，特殊情况下还应对其进行修葺。与现实哲学相比，历史哲学在学术领域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人们应该知道的是，哲学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依赖过时的经典所构成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历史也是时尚和时代精神流派的历史、是被遗忘或者被排挤的知识的历史、是无数新开端加入其中的历史。而新开端的出现是因为过去想到的都被人忽视了。生活一般是由来自他人的材料构建的。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框架都建立在前辈的废墟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哲学历史的废墟上。很多精明的看法和观察方式不断被抛弃，一些奇特而陌生的东西则不断被更新并繁荣起来。这种智慧与仇恨的分离也能从哲学家身上看出来。比如18世纪的苏格兰人大卫·休谟无疑是一位现代思想者。然而他对其他民族，特别是非洲人民的看法却极具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19世纪的弗里德里希·尼采是最具洞察力的哲学批评家之一，但是他自己臆想的人的形象却庸俗、狂妄、可笑。

一位思想家的影响力并不取决于他的想法是否正确。上文提到的尼采对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大部分言论并不那么新颖而独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伟大的心理学家和思想家。但是，他在进行心理分析时也曾经出过很多错。同样，享有盛誉的格奥尔格·威廉姆·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在哲学和政治方面的成就却与其荒诞不经的预言极为不协调。

如果我们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哲学史就会注意到，大多数思想冲突

都是在几条明了的“朋友——敌人”界线范围内进行：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的敌对，也包括我们常说的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之间的对立。事实上，他们各自的看法会以各种组合和形式表现出来。唯物主义认为，除了感官能感觉到的自然之外，什么也不存在，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理想。唯物主义第一次广泛流行是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19世纪下半叶，当生物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取得巨大成功时，唯物主义再次受到广泛关注。如今，在人们对人脑研究有了新认识之后，唯物主义进入了它的第三个繁荣期。但是，除了这几个时期，唯心主义曾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与唯物主义者相反，唯心主义者不相信感官认识的世界，而是依照理性与思想的独立力量。当然，哲学历史上的这两个流派与它们的哲学家相异的动机和意义典范有密切关系。与柏拉图同样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因此，后人根本无法写出“诚实”的哲学历史：既不能按照时间顺序对哲学家们作出逻辑排列，也不能单纯描述哲学流派的历史。人们不得不抛弃很多使现实变得更加真切和完满的素材。

本书并不是一本哲学史读物。下文中有有关人类及其存在的哲学问题也不是从历史中得来的。康德曾经把人类的大问题分为以下几个问题：“我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什么是人？”这些问题也贯穿本书。由于前三个问题很好地解释了最后一个问题，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忽略它。

人对自身的认识是认识论的经典问题之一，然而，时至今日，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形下，它才算是一个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与人脑研究有密切关系，它能向我们解释认识系统及其途径的基础。在这里，哲学更多地是充当着顾问的角色，它能帮助人脑研究工作更好地进行。为了弄清楚人脑研究是否对解答这些基本问题发挥了作用，根据个人经验我选取了一代经历过

变革并参与塑造了现代哲学的哲学家来作阐述。物理学家马赫生于 1838 年，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生于 1844 年，人脑研究学者卡亚尔出生于 1852 年，而心理分析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出生于 1856 年。这四位均对现代思想流派产生过巨大影响，他们的年龄差距最大也没有超过 16 岁。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讲述的是：“**我应该做什么**”，即伦理和道德。在这里首先应该澄清的也是一些基础问题，比如为什么人类的行为可以以道德为准则？好与坏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人性的？同样，这也不是单纯的哲学问题。人脑研究学、心理学和行为研究学也应该参与解释这些基础问题。如果人类确实是具有道德意识的动物，而且人脑中含有对道德行为的刺激因素，那么在这些问题上，自然科学的规律就退居其次了。因为，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的很多实际问题都需要从哲学角度寻找答案。堕胎与安乐死、基因技术与再生产药物、环境与动物伦理——在这些方面标准和权衡、明显和隐藏的论点都起着决定作用。这也正是进行哲学讨论和考量的理想场所。

本书的第三部分讲述的是“**我可以希望什么**”，这里涉及的是人的一生中必须面对的中心问题，即有关幸福、自由、爱、上帝以及生活意义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难以回答，但却对我们非常重要，因此值得深思。

本书中的理论和观点似乎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科学研究之中，它们却像是书架上相距甚远、不同种类的文件夹。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即使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无休止的争论，通过这种方式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也非常有意义。此外，通过一次小型世界旅行将它们联系起来，也是非常有趣的阅读体验，其中包括乌尔姆——笛卡尔在这里的农舍中奠定了近代哲学的基础、康德生活过的柯尼斯堡以及岛国瓦努阿图，这里生活着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们。我曾经亲身接触过本书中的几位主角，包括人脑研究者埃里克·坎德尔、罗伯特·怀特、本杰明·里贝特以及哲学家约

翰·罗尔斯和彼得·辛格。我曾恭听过罗尔斯的演讲，也曾与辛格辩论过，并且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相信自己认识到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某种理论的优点并不需要从抽象的理论对比中得到，也可以从人们通过这种理论收获的东西中体现出来。

主动提出问题是一种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荒废的能力。因为学习和享受是完满生活的秘诀。光学习而不享受会使人忧虑憔悴，光享受而不学习会使人痴呆迟钝。本书的目标就是激发读者的思考兴趣并训练他们的思考能力。事实上，如果能够通过逐步增强自我认识而充满自信地生活，从而成为生活的总导演，或者像弗里德里希·尼采希望的那样（虽然他自己并没有做到）成为自己生活的“诗人”，就是最大的成功了。尼采说：“即使是在痛苦和煎熬中都能够用艺术家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状态，这是一种杰出的才能。”

我和我的朋友、著名作家居伊·赫尔明格非常喜欢围着房子散步。一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尽管他的酒量比我大得多，我却开始为他担心起来。当时他摇摇晃晃地站在路中央，我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睁大眼睛、疯狂地摇着头、用沙哑的声音问道：“我是谁？究竟存在几个我？”我知道他并没有喝醉，这时候的他完全可以表演一出话剧，也能够独自回家。但是他的问题却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在对“我”和生命的延续持怀疑态度的时代，这个问题就像是凌驾于现代哲学和人脑研究之上的箴言。我非常感谢居伊，不仅因为他的这句话，更是因为正是通过他我才遇到了我的妻子。如果没有我的妻子，我现在也不可能如此幸福。

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于卢森堡

2007年3月



我知道什么？



